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三　崇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問阿羅邏品下

尒時尊者阿羅邏仙人善知菩薩心有
至德更述已論決定志樞而說偈言
瞿曇沙門善諦聽　我論中說揔志樞
如今雖在煩惱中　如後自然還解脫
尒時阿羅邏說是偈已作如是言凡
衆生者此有二義一者本性二者變
化合此二種揔名衆生言本性者即
是五大其五大者所謂地大水火風
空我及無相名本體性言變化者諸
根境界手足語言動轉来去及以心
識此名變化若知如是諸境界者名
知境界言能知彼諸境界者是我能
知思惟我者是智人說而說偈言
若有能識諸根塵　是名善知彼境界
言知一切境界者　智慧人說思惟知
尒時阿羅邏作如是言思惟我者其
人即是迦毗羅仙及其弟子以自度
量此意境界波闍波提仙人之子名
曰深意所見亦然如人數數生老病

死受諸苦毒深諦知已為他解說念
其遠離思惟此理應當了知一切無
相又復說言因煩惱者所謂無智愛
著諸業如是等業屬煩惱因此煩惱
因則有四種此人不能解脫生死以
其未離諸煩惱故四種云何一者無
信二者著我三者有疑四者無定以
有餘殘則無方便深著世間恒常墮
落以如是故處處受生
言無信者常行顛倒應如是知而反
不知是名無信
言著我者云此是我稱彼非我我如
是說我如是受我行我住我相我身
如是名我不自覺知是名著我
言有疑者此是以不惑疑一切止是
一物猶如涅團是名為疑
言無定者如是如是是是亦然非是
亦然心意覺想一切諸業是衆是我
是彼是此是名無定
又餘殘者未知勝處未覺始覺未證
自性始證知故是名餘殘
又復說言無方便者即是無智以無
智故不解方便無方便故不能顯示

以是義故名無方便
又染著者謂無智人見聞觸覺即生
染著或時意著身著語著或意業著
一切境界應不著處而惑著之是名
為著
又墮落者我是彼處彼處是我若有
如是思惟念者是名墮落以是因緣
墮於煩惱是名無德是名無智是名
五處苦惱無樂此無樂處所謂黑暗
愚癡大癡有二雜住是名五處言黑
暗者所謂懶惰言愚癡者所謂生死
言大癡者所謂行欲所以者何此處
假使有大德人猶尚迷惑不知醒悟
故名大癡二雜住者所謂瞋恚復二
雜住所謂懸怠無明衆生不如是修
迷沒染著此五處所住於煩惱苦海
之中順生死流我見我聞我證我作
我教他作我如是至以如是心如是
意故輪迴沒溺於煩惱海如是四種
纏繞纍結於煩惱中言無因果大德
瞿曇仁應當知如是諸事而說偈言
若人欲得正見知　四禪清淨解脫處
心若覺了彼智已　知諸真聖及非真

如上分別應當宣　是故名為四禪解
能捨諸行及無行　此即知無字句名
以是彼處大梵天　說於世間諸梵行
若能行此梵行者　即當得生於梵宮
尒時菩薩聞阿羅邏如是語已復更
重問其方便行若行方便所至之處
及以梵行修行當行行處行法尊者
為我一切解說
尒時阿羅邏依已愍論義例宗體一
切皆向菩薩而說仁者瞿曇凡欲修
行應捨宮宅依出家儀乞食活命發
弘大擔修持戒行住於知足隨所堪
辦衣食卧具閑靜住處獨行獨坐如
諸論中智所知見貪欲瞋恚愚癡過
咎見已遠離厭惡諸欲受寂快樂調
伏諸根入於禪定當於尒時遠離諸
欲遠離諸患空閑之處生離分別即
得初禪得初禪已還復思惟如是分
別漸漸得樂既得樂已生是寂定還
依因此寂定之力意重厭離欲瞋恚
等既數厭離心轉喜歡既加喜歡增
長於智是時即得生大梵宮生彼處
已還更如是思惟分別此乱我智還

復棄捨既棄捨已得第二禪生大歡
喜得歡喜已見心被大歡喜所遍轉
求勝上即至光音至光音天見受樂
處至彼處已厭離喜樂既離喜樂即
得三禪到三禪中即轉勝下遍淨諸
天一向受樂若能如是得樂已捨不
受不著即遠離諸苦樂之處得第四
禪既離苦樂及攀緣心一切皆捨復
有人以自慢心故求解脫相欲得出
過四禪果報故內思惟此四禪法廣
果天中所受果報此是麁智思惟觀
之又如是言彼人思惟如是事已從
三昧起見其身色有諸過患欲捨色
身求上勝智故發是心彼人如是捨
諸禪已進求勝處而發此心如前所
說捨諸欲事如是捨離麁色身故發
厭離心彼時即得身中所有虛空無
邊分別於彼一切色相又色相內及
樹木等所有諸物悉皆分別無邊虛
空得如是等一切色處明了分別無
邊空已即證勝處而有偈說

如是微妙大梵處　一切無相常無言
智人說彼解脫因　即此名為涅槃果

佛本行集經卷第廿二 第六張 宗

爾時阿羅邏說是語已白菩薩言仁
者瞿曇此即是我解脫之處及其方
便我今為仁顯示已訖仁若心意喜
樂此法如我所說仁可領受而說偈言
如是清淨解脫法　我今知已復廣宣
仁者心意若喜歡　唯願依此領納受
時阿羅邏復更說言乃往昔時耆沙
仙人(隋言求勝)毗踰闍耶仙人(隋言雄別老)波羅
奢羅仙人(隋言他箭)等及餘諸仙皆共稱
說是解脫法亦復同乘此解脫法而
得解脫仁者既是大智丈夫堪行此
法行此法已能得善處解脫報果
爾時菩薩聞阿羅邏仙人所說梵行
之法受持而行欲沙門行求沙門果
故行此法即便證知而菩薩從阿羅
邏口下聞說法已信行此法不違不
背亦復不言我先自知但受持已思
惟此法增進更發堅固智心求於勝
處既見勝處亦不生慢譏毀彼仙但
自思惟非獨阿羅邏有此信行我今亦
有如是信行非獨阿羅邏有精進行正
念三昧及諸智等我亦有之乃至智
等我今可求如阿羅邏所知證法已

向他說分別顯示及作勝處
尒時菩薩於阿羅邏所說法行皆悉
證已知見而行然菩薩聞彼等諸法
無多勤勞須臾時頃而盡得之如行
能說宣通顯示一種無異尒時菩薩
即更前至阿羅邏邊作如是言尊者
阿羅邏尊能如是自證法智向他人說
所謂求生無想之處作是語已時阿
羅邏報菩薩言長老瞿曇如是法智
我自證已向他顯說宣通開示
菩薩復言我從尊者聞此法已如尊
所說我信知行已證此法若有智者
知行境界亦應不捨如此之法但我
所見此法雖妙未盡究竟所以者何
我意如是觀察思惟此法猶有變動
之時但此境界本性如是知已此智
雖是無智更欲生別其餘諸法然尊
者說雖言我得清淨解脫若分別觀
是因緣法遇緣還生非真解脫猶如
種子非時而種藏在地中若未順時
無有水雨芽則不生若依時種潤澤
調適諸緣具足和合則生今此亦然
但以無智著於愛業如是等法捨已

分別言我解脫但有著我皆悉須捨
即便捨是無智愛等業無合處此等
捨已雖得勝前未至真處但行分別
有我之處彼等微細三事會有以彼
微細諸煩惱故復更別有不用之處
壽命長遠分別故言我得解脫而說
偈言

因諸過患微細故　所以受不用處身
壽命劫數既久長　便即說我得解脫

菩薩復言如尊前說我已捨我既自
稱言我已捨我是則不名真實捨我
若依分別未解脫者彼不可言無有
患累以是當知有患累處亦不可言
得於解脫無我之處有我之患不可
作異猶火色熱熱不離色色不離熱
此二各體以先無故合若有者無有
是處如我既然一切諸患悉皆如是
此解脫已至於彼處還復被縛為以
於智取境界故彼滅色已但有於識
彼知我識即名是有以是有故不名
解脫是我悉種境界大小如是知彼
還得如是求勝處所以是義故何須
分別此我非我如木如壁重重相捨

既各重重有於智故故我思惟悉須
放捨一切境界令得自利而說偈言
重重次第悉皆捐　是乃名為捨境界
一切根塵悉放故　是名自利及利人
尒時阿羅邏徒衆之中有一弟子白
菩薩言大德瞿曇今来至此我等往
處悉成好器又復得於八種自在菩
薩報言此處云何得有自在
時阿羅邏止弟子言汝今且莫思量
此事所以者何言自在者於諸事中
能作決定不共他人無有等侶內身
自證寂定得故乃生歡喜菩薩報言
此事不然
阿羅邏言其義云何菩薩即言如是
如是阿羅邏言仁者但說莫秘此語
菩薩報言若依尊者說言此行無有
迴也阿羅邏言仁者何故立於此問
何處有疑菩薩報言我今心已猒離
生故欲問真正
阿羅邏言仁者瞿曇欲得聞者我當
為說凡欲開化於世間者即我是也
唯有名字不生不老不退不還無邊
無中無前無後是名為我自在能入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二 第十張 條

輪轉在於生死之内亦不數往彼法
非法彼天彼人及諸有趣彼能遠行
彼能作乘乘彼乘者能渡深有海流
轉去来能作生死亦能變化自在㝡
勝㝡妙㝡大能作世主攝化一切
菩薩問言如此化者是有以不阿羅
邏言我觀仁者所問音聲必欲不受
如此之義或當仁者意不貪樂菩薩
報言我無有患阿羅邏言大德瞿曇
勿作疑心隨意所樂但自論說所向
之義善思惟入以自明照若自見知
不被他誑不受他教不隨他義如是
證者名得自利餘人不能若不定心
隨諸論師而取義意其智減損仁者
聞已真正思惟各各讀誦觀察深義
審自證知知已有疑隨意問我我當
為說
菩薩復問尊者所言能化作世得自
在者於是義中我心有疑阿羅邏言
如仁者意此義不然菩薩復言我如
是見阿羅邏言何因如是菩薩復言
此緣唯一所以者何若自在化作此
世者則不得依次第相生現見来者

其煩惱輪不應如是次第而轉亦應
衆生心不喜利而自然得應一衆生
不得雜患應諸世人供養自在如父
如母自餘諸天不得供養其貧窮人
應不說彼所有毀辱善惡之業悲應
在彼應諸衆生無處依著應無處求
應無所作世人應不如是思惟自在
有也自在無也世人如是分別有無
應作不作諸業應得自然果報彼自
在天若行苦行得成自在世間亦應
共受此業一切亦應俱名自在若彼
無因作自在者無處無人非不自在
彼若非是自在建立亦不名有豈可
得言自在建立其阿羅邏讃菩薩言
大德瞿曇智慧深遠善能顯示承受
諸論惣言惣體志以智力分別能知
是故平等見諸志檀真實之路願為
我說莫辭疲勞慳惜法寶
菩薩復言我今應當供養尊者阿羅
邏言師有多種仁者供養何由可遍
然今仁者既為上首亦可堪能供養
彼等菩薩復言尊者但當為我解說
如此等義阿羅邏言彼等實勝於一

切世間未有彼等先生仁者善意深
自思惟為業在前為身在前菩薩報
言此義云何阿羅邏言此是大患所
以者何若業在前非身先者應不受
身身應無業業自不生誰造此業若
身在前非業先者應無有業若無有
業何故復有衆生受身誰復有能開
化世者彼應不損一定常存三界所
縛是諸衆生生本應生自身若不能
自在者其一切人所愛樂身應自具
辦若自具者於一切處應當自有菩
薩報言我如患人求醫師療我今亦
復不難此義
尒時衆中有一苦行是阿羅邏仙人
弟子白菩薩言善哉瞿曇尊師語言
唯願仁者莫難其義如此之義計不
須爭若其爭者此非利益仁但受取
如尊師說菩薩報言我不難也但欲
問彼相承所來須知其義彼仙人言
隨此因緣仁者受持取其真義若欲
生疑心中諍論是大非法未來得罪
時彼苦行仙人弟子即說偈言
凡人聽受諮稟時　心意不乱義乃定

佛本行集經卷第廿二 第[illegible]張

若當持疑懷諂曲　是則爭競覓人非
二彼求過即成怨　兩怨相爭口言惡
智者欲斷口業過　說理不作相競心
論議求勝是名貪　爭名伏他使人恥
多言顯過此大患　諂意聽義成自憍
惕心瞋恚其罪增　各說是非相毀呰
應作不作不作作　二相競故是大怨

尒時菩薩聞是偈已語彼仙言實有
如此相爭競過非道言無但我欲尋
本來相承成就之事非故窮盡說是
語已時彼仙人心猶不忍阿羅邏言
大德瞿曇解脫道路仁者憎乎如此
事緣非本來也菩薩報言若欲求彼
解脫之時須如是求

尒時阿羅邏仙人弟子復作是言沙門
瞿曇仁者離此欲求解脫徒損身耳
菩薩報言人求世間无常樂故猶尚
有之況復欲求不還解脫時阿羅邏
仙人弟子復更白言仁者今既言不
還來可常行也菩薩報言今行之處
既是意樂今至彼處當復何還阿羅
邏言莫行至彼莫還來此可不得乎
菩薩報言希有此事尊者前說後受

若有何故復言更不還也阿羅邏言
實然仁者此大希有而彼真如寂靜
之體無始無終無有邊際無初無後
不定其行不可盡形然無相師禪定
主者之所建立大梵天是
菩薩復言我今更問大仙尊者若刼
盡時此諸大地及以藂林須弥山等
帝釋宮殿悉被刼火之所焚燒尒時
彼天復在何處是誰字誰云何語言
功德果報云何而住又刼盡時諸物
皆盡彼何不燒
尒時羅邏默然微笑時阿羅邏仙人
弟子白菩薩言仁者智慧今既最勝
仁者可不自知過去一切諸仙得正
道也所謂尊者波羅奢羅仙人頗羅
墮仙人阿須梨耶仙人跋陁鄰仙人
迦始婆陁鄰仙人陁鄰達多仙人達
利多耶鄰仙人般遮羅波帝仙人阿
沙陁仙人跋摩達多仙人鄰侯沙王
子耶耶坻仙人韶波梨仙人波羅婆
遮鄰仙人脾提阿仙人闍鄰迦仙人
阿睺侄國羅侄提婆仙人闍祁沙毗
耶仙人提毗羅仙人毗陁呵毗耶仙

人婆奴仙人提婆耶郍仙人涅沙多 佛本行集經第二[illegible]
郍耶仙人耶若多郍仙人屋耶薄都
仙人呵梨佐仙人跋閣羅婆睺仙人
諸如是等一切仙人皆入日光而取
正路
介時菩薩報彼仙言今者既去入於
日光求解脫者此義是何我今應當
礼彼諸有我實不用如是自在是時
菩薩作是語已內自思惟阿羅邏法
非是究竟心不喜歡時阿羅邏仙人
弟子量度既知菩薩心已即從座起
白菩薩言仁者今於此法已外意欲
更求勝解脫也菩薩報言我意願當
證如是法無地無水無火無風及無
虛空無色無聲無香無味無觸無相
無妄無畏無死無病無老無生無有
非無有無常非無常非語言說無有
邊際而說偈言

本無生老病死過　并及地水火風空
湛然三世無師教　常淨自然證解脫

介時羅邏仙人聞是語已白菩薩言
仁者瞿曇我今所有自證之法以向
他人宣揚顯說仁者今亦自證此法

向他人說我所解法仁者亦解如我今日作此衆師仁者亦堪如是之師瞿曇今可共我同心我等二人領此大衆教化顯示是時羅邏雖名為師但取菩薩平等行分自以半座分與菩薩供養菩薩隨於菩薩意所堪須供養之具生大歡喜最勝最妙心意熈怡遍滿其體不能自勝

尒時菩薩如是思惟此之法者不能令人得至涅槃亦復不能遠離諸欲越度煩惱不能寂定盡於諸漏而得神通又復不能自覺覺他作沙門行不能滅除諸惡煩惱所以者何行於此法唯生非想而作諸業故知此法非是究竟至極之果作是念已即便背捨羅邏而行而有偈言

菩薩思惟此諸法　其心不甚大歡喜
知非究竟好出舁　即背羅邏而行矣

尒時羅邏仙人徒衆即共菩薩分別相辭作如是言唯願仁者行行之處常得吉祥

佛本行集經答羅摩子品第二十七

尒時菩薩於此閻浮提地復更別有一大

導師名曰羅摩其命已終彼徒衆主
即摩長子名曰優陀羅羅摩子主領
彼衆其優陀羅常為彼衆說生非想
非非想法近王舍城一阿蘭若林中
而住是時菩薩遥聞其名勝前羅邏
所說之法聞已思惟我今應當至優
陀羅羅摩子邊行於梵行
介時菩薩從阿羅邏居處而出安庠
而行渡於恒河借問既知即到其所
而白之言仁者優陀我於仁邊欲受
教誨行於梵行時優陀羅告菩薩言
大德瞿曇如我所觀見於瞿曇既是
智人堪受我法而行梵行若欲受法
行梵行時須順我法清淨業果而得
行報
介時菩薩於優陀羅羅摩子邊受法行
行求沙門法沙門事故恭敬合掌白
言仁者未審仁者所行之法至何境
界為我解說其優陀羅告菩薩言大
德瞿曇凡取於相及非相者此是太
患大癰大瘡大癡大闇若細思惟即
得受彼微妙有體能作如是次第解
者此名寂定微妙寂勝寂上解脫其

解脫果謂至非想非非想處我行於
此寂勝妙法其優陁羅又復更言於
此非想非非想處過去之世無勝寂
定現在既無當來亦無此行寂勝寂
妙寂上我行此行
尒時菩薩聞此法已思惟不久即證
此法是時菩薩從於彼邊隨口所出
聞已心信隨順彼語而作是念如此
之法我亦可得我亦可知實語無虛
我今所可見即能見知即得知復語
於彼優陁羅言非但仁者昔父羅摩
獨有信行我今亦有如是信行非彼
獨有精進正念禪定智慧我今亦有
乃至智慧我於今者行彼法行學於
羅摩自證法已為他顯說知彼法故
見彼法故更欲求勝
尒時菩薩證是法已白優陁羅羅摩
子言仁者父昔於此非想非非想處
自證知見向他說耶優陁羅言大德
瞿曇我父如是菩薩報言仁者優陁
我今已通證知奉行其優陁羅白菩
薩言大德瞿曇若其然者仁與我父
羅摩無異大德瞿曇仁今若知此等

佛本行集經卷第廿二　第九張　[illegible]

諸法已奉行者可如我父羅摩仙人領此大衆教示宣通時優陀羅既自修行梵行不闕但取菩薩同行建立菩薩若同法智增上供養最勝供養菩薩心生歡喜不能自勝

尒時菩薩語優陀羅作如是言仁者此法不能究竟解脫諸欲滅於煩惱寂定一心盡諸結漏及諸神通成沙門行到大涅槃此法還迴入於生死所以者何既生非想非非想處報盡還迴入於煩惱作是語已其優陀羅白菩薩言大德瞿曇可不聞知我父羅摩雖證此法而一切處不覺不知已生非想非非想故而還來入於生死者無有是處不取後生亦復不見生之處所其優陀羅雖得如是寂靜之法奢摩他行而不辯求最上勝法唯口稱言我父羅摩作如是說菩薩如是思惟此法非是究竟我今不應專者此法捨優陀羅即便背行而有偈說

菩薩思惟觀此法　羅摩徒昔雖復行
既非解脫究竟乘　即便背行而捨去

佛本行集經勸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上

尒時菩薩從優陁羅羅摩子處辭別
而行安庠漸至向般荼婆山(隋言白色)到
彼山已於山麓閒求平整處於一樹
下加趺而坐端身住心正念不動辟
如有人頭上火燃急疾速滅而擲於
地是時菩薩心未斷除煩惱邊際亦
復如是尒時菩薩內心如是思惟籌
量我於何時當得散此大煩惱聚我
於何時當得破此大愚癡藏證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諸衆生沒在
生死復於何時悉令解脫如是念已
威德儼然時彼山中多有雜人或取
草柴拾乾牛糞或復捕獵耕墾作田
或放牧人及行道路彼等諸人遙見
菩薩在般荼婆山樹下坐猶如雜寶
妙金爲光見已各生希有之想共相
謂言汝諸仁者此非常人從何方来
到於是處或言此是般荼山神或言
此是般荼婆山所居仙人或言此是
何處神明或言此是毗富羅山所護
之神或言此是耆闍崛山守護之神
或言此是大地之神從地涌出或復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一張　樂　惠

有言此是虛空上界天子來下於此
我等如是心各懷疑何以故此神身
體光明熾盛威德巍巍遍照此山猶
如日月光明遍照諸婆羅樹花悉開
敷此非是人人之光明不能顯現如
是之事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